

中山大學中文系《文與哲》 (孔仲溫教授紀念專號)序

陳新雄*

仲溫逝世已及五年矣，方其初逝，有問於余者曰：「子慟乎！」復又為余應之曰：「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！」余豈敢自擬為夫子，然其言斯中余情也。仲溫逝世五載之際，其中山大學中文系同仁，為表追思，在系所主任蔡振念教授倡導之下，全系決議，將本期「文與哲」作為紀念孔仲溫教授紀念專刊，執行編輯劉昭明教授，問序於余，余既感中山大學中文系同仁之隆情，亦嘉昭明之摯誼，因撰序文，既以慰仲溫在天之靈，亦所以抒我積年之悲也。

仲溫乃至聖先師孔子第七十五代裔孫，譜名祥智，幼蒙庭訓，志慮忠純，以名節自勵，懷文抱質，可謂彬彬君子者矣。仲溫既有顏曾之懿行，勤學苦讀，恬安自適，侍親盡孝，友于兄弟，誠齊家有道；復具范文正之胸襟，憂樂天下，敦親睦族，閭巷相親，致里仁稱美。余於民國六十三年任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主任時，仲溫即於斯時就讀，余親自擔任「讀書指導」課程，諸生學習情緒高昂，沉浸其中，不以為苦，仲溫在其班中，成績最為優異，因余平素上課，從不點名，當時雖未知其人，而孔生所撰報告，精確詳實，仲溫之名，令余印象深刻；仲溫四年級時，余方遊美歸來，任其訓誥學，仲溫依然成績優異，當時仍不知其人，迨謝師宴時，仲溫前來敬酒，並自我介紹，謂已考取政大中文研究所，欲從余撰述論文，求余指導。余要求極為嚴格，強調須能吃苦，方可接受，仲溫毅然應曰：「極願吃苦，但求指導。」余慨然應允，遂要求是年暑假，

*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

先行背誦《昭明文選》，且須吟誦得其韻味。自《文選·三十七卷·孔文舉薦禰衡表》起，每週背誦一篇，先由我吟誦全文，仲溫錄音，攜回家中，自行練習，如斯兩載，前後誦文數十篇，仲溫吟誦，得余真傳，頗有韻味，及其指導諸生論文，亦能將文章吟誦方法傳諸生徒，余聞訊甚慰，人每譽之為余高足，而余實感青出於藍也！

方仲溫就讀政大中文研究所，一時師長，咸目優異，在余指導之下，以《韻鏡研究》榮獲碩士學位，旋即考入博士班深造，四年期滿，即以《類篇研究》一文榮膺博士學位，人或以為快，然余知其非快，蓋以己之一年，充人兩年之用也，人一己十、學而不倦之精神，仲溫有焉。畢業之後，應聘靜宜女子學院中文系任聲韻學講席，音清聲朗，妙趣橫生，條理縝密，論述精妙，深得學生歡迎，不僅教學優良，更能主辦大型國際學術會議，教學能才，行政幹練，不脛而走，天下交譽。於是東吳大學、中山大學先後下聘，方其就聘於大學也，欲余親書教誨，以時策勵，余因賦詩一首相勉。詩云：

十年壇坫誨諄諄。喜汝知津可出塵。兒女所承為骨血，生徒相繼乃精神。
先賢學術誰堪續，後世青藍孰代新。風雨雞鳴休自己，師門薪火望傳人。

仲溫將此詩張之壁上，拳拳服膺，聲譽益隆，於民國七十九年赴國立中山大學任教，此年亦仲溫與中山大學結緣之始也。

仲溫性情耿介，擇善自勵，努力教學，嘉惠學子，發揚師說，增譽師門。恪遵先儒之遺訓，臻於完美之德業，待人既謙躬有禮，處世則外圓內方，勵道德而能文章，舍獨善以達天下。自此傳道授業，薪火益盛，西子灣前，蔚成槐市，南域鯤鯨，響若洪鐘，民國八十六年遂膺選為系所祭酒，自爾以來，更是競競不息，學術交流，無役不與，弟子隨從，氣勢漸壯，海峽兩岸，咸相稱譽。歷經三峽，尋歐蘇之風流；論學武漢，紹章黃之墜緒。北聯日本，以姐妹而相親；南至獅城，因同文而締交。

仲溫為人溫恭有禮，人皆喜與共事，策劃會議，務臻精善，綜綰系所，師

生交譽，才德稱位，暢達諧協，政通人和，諸事廣興，余知其翎翼剛堅，柔軟有度，當能展翅鵬飛，名揚宇內。不數載間，仲溫名稱，果揚乎兩岸，兼達天下。惜罹腰疾，而彊任使之，行政事繁，而不休息之。膏火自煎，遂至不諱，天下惜之。

仲溫之才，非僅此也，嘗聞「治大國若烹小鮮」之言，乃欲試之於事。於任系所主任時，曾宴請南鯤名流，共饗美食，仲溫操持，若大廚焉。復將心得，撰成美食散文五十餘篇於《中國時報》，餐飲公會譽為美食專家，後輯印成書，定名為《孔府美食》，余嘗為之序，亦廣受好評。

稽叔夜云：「夫人之相知，貴識其天性，因而濟之。」余嘉仲溫知津，誨勉有加，仲溫亦敬謹受教。討論學術，每至夜分，言及抱負，尤為踴躍。及其久也，鑽之益精，研之益明。根之深者，其葉自茂，積蔭既廣，護人亦眾。仲溫逝日，年方四十有六，而成材學生，已然十有餘人。環顧近世，殆罕其比。傳人若此，固大樂也；英年而逝，又深悲矣。

仲溫生前所著，大凡文字、聲韻、訓詁、辭章兼而有之，觀其文章，氣象恢宏，精於說理，善於敘情。乃余門下最善吟詩屬文者，近覽其遺著及詩賦雜文，觀之益奇，立論遣辭，辭到情隨，已能得理慝心者矣。仲溫尤善教導門人，余觀其生前所收諸生，咸以師門自勵，砥礪力學，執禮至恭，性情純篤，進退有節。韓退之嘗云：「莫為之先，人莫之知；莫為之後，人莫之傳。」可知其人足以傳世，雖短暫經世，亦足留金石矣。嗚呼哀哉！天不假年，美志不遂。每念及此，未嘗不掩卷而悲，撫膺而歎者也。

何生昆益，仲溫高足弟子也，仲溫彌留之際，以昆益學業無所歸屬，心有未安，時時目余，余為之保證曰：必令其門人不失所，若必要時，余亦可以指導。仲溫既逝，昆益遂投入吾門，因在仲溫薰陶下，吟誦文章，已具韻味，及至我門，乃復令背誦《文選》，如陸機〈文賦〉，俱能朗朗上口，因屬代余撰述此文，余為之潤飾，亦覺可誦。謹告仲溫，子之辭章，已有傳人，九幽之下，亦可含笑矣。斯為序。

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元月五日陳新雄序於臺北市和平東路鏗不舍齋